

狮城运河雨中行

木月水

“走千走万，不如运河两岸”。大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，在我心中始终有着特殊的位置。无论春夏秋冬，只要沿河走上一趟，整个人从里到外都会舒畅许多。3年来，我从泊头到沧州、从沧州到青县，走完了运河沧州段的大半，把沿河远足当成一种精神历练；平日里，每天清晨都要在运河岸边走上一段，在河风吹拂中迎来新的一天。

近几年，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加快建设，运河两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尤其是市区段运河，仿佛女大十八变，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模样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市区段运河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。正因为过于熟悉，反而没有完整的走过一次。于是，我邀上三两同事，整理行装再启程，从城北前庄子村出发，沿河一路南行，访晋时古迹，看今日风貌，亲身体运河市区别的美丽蜕变，为我的沧州大运河之旅补上最重要的一块拼图。

—

春末夏初，正是出游的好时节，夜间一场降雨，让郊外的空气格外清爽。清晨，雨将停未停，我们快步走在堤顶路上，平整的柏油路面经过雨水冲刷显得乌黑光亮，踩上去十分舒适。路边遍布着几十年的大国槐、大榆树、大柳树，雨水打湿了树叶，又落在地上，泛起一阵阵泥土的芳香。公路下面分布着大片的人工林，低矮的灌木掺杂其中，举目望去满眼都是绿色。岸边一畦一畦的青菜在雨水滋润下显得格外青翠，辛勤的农户戴着草帽，早已冒雨开始了劳作。运河两岸经过征收拆迁，腾出了大片的空间，即将建设成河北省第六届园林博览会的举办地，同时建设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，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上一处重要景观。

经过一夜的降雨，河水涨了起来，河面上浮着一层氤氲的雾气，市区的建筑若隐若现。不久，随着河弯一转，成片的建筑多了起来，一个个院落里传出早起忙碌的声音，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接近了老城区的范围。

老城区在运河东岸存在了近600年，这里埋藏着沧州的“根”与“魂”。然而沧州的历史，比这座古城还要久远得多。

沧州古为幽、兖二州地。北魏孝明帝为“镇遏海曲”而设沧州城。《魏书·地形志》记载：“沧州，熙平二年（517年），分瀛、冀二州置，治饶安城（今盐山县千童镇）。”此后数百年，沧州州治多次迁移，唐贞观元年（627年），迁至清池城（今沧县旧州镇），从此沧州治所虽有小幅变动，但基本已定局于清池，直至明初。

明建文元年（1399年），燕王朱棣起兵靖难，“燕兵所过，各州、县义民目为叛逆，争抗拒之”，沧州自古民风彪悍，更是多次给予燕军重创。然而，沧州城最终还是被燕军攻破，民国《盐山新志》记载：“燕王以德、定二州皆城坚守备，难猝下。独沧州土城，溃圯日久，天寒雪冻，筑之不易，乘其未备，急驱攻之，此土崩之势也……遂拔其城”，城中六万余军民惨遭屠戮，“燕军恨之，遂移其地，畿南兵祸之惨遂为巨古所仅见。”此外，还有另一个说法：朱棣攻克南京当了皇帝后，怒气未消，令军队返回北方报复乡民，即所谓“燕王扫北”。沧州因此遭到屠城，这个说法不见于史书，但在民间广为流传。究竟哪种观点才是历史真相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兴盛了700余年的清池城从此化为废墟，只剩一座铁狮子，在残破的古城里默默诉说着曾经的悲怆。

城池虽毁，命脉不绝。清池城毁于战火，沧州的历史又在运河边的长芦镇揭开了新的一页。

古漳河支流在沧州境内，因岸边芦苇茂盛，故称为“长芦”。北周大象二年（580年）设长芦县，北宋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废长芦县，设长芦镇。隋唐时期，大运河全线贯通，长芦镇逐渐发展成运河沿岸重要的商埠，历代文人墨客甚至马可·波罗等外国旅行家都对长芦镇有所描述，其中有诗写道：“秋色兼旬暑未捐，蓼花开遍乱鸣蝉。儿童嬉戏清荫里，屋室鳞鳞傍水边”（明·杨翥《长芦道中》），生动描绘了长芦的景象。

长芦镇以盐闻名。渤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海盐产地，明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设河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，以长芦镇为治所，统辖全省盐政，从此，渤海西岸的整片盐区都被称为“长芦盐场”。长芦海盐产量高、

品质好，明代盐业专著《古今崑略》对海盐质量作出评价：“广不如浙，浙不如淮，淮不如长芦”，所以明清两代，长芦一直是贡盐的唯一来源。明洪武末年，沧州州治迁至长芦镇。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明朝迁都北京，漕运规模大增，沧州“北拱幽燕，南控齐鲁，东连渤海”，迅速发展成为运河沿岸重要的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。天顺五年（1461年），知州贾忠主持修建沧州城，城墙周长4公里，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，修建时为避免位于西南方位的文庙，建成了西南缺角形状，因为形似男子戴的头巾——幞头，所以被人们称作“幞头城”，这就是沧州城的雏形。

我们走在运河边，雨又下了起来，清晨的老城区被雨雾笼罩，模糊了轮廓，改变了色彩，朦胧中透出一股神秘气息，仿佛回到了昔年漕运鼎盛时车水马龙的场景，舳舻千里，帆樯如林，码头上的货物装卸不停，号子声、吆喝声、叫卖声此起彼伏，一派热闹景象。正如清人诗中所写：“渤海岩疆底底收，长芦名郡今沧州。巍巍雄峰争燕际，北锁京津冠上游。东近地维连海岱，鱼盐富饶冠幽燕。大河南来波奔撼，陡折西回挂玉钩。漾回水抱冲和气，中有城郭万家稠。做客停舟邀共赏，帆樯都为夕阳留”（清·兰维毅《沧州图古歌》），说明清风楼在明末尚存；清雍正年间诗人贾继曾有“晋代遗迹踪，清风尚莫休”“芳踪今已矣，千载緬高楼”（《清风楼怀古诗二首》）等句，可见雍正年间，清风楼已经消失。千百年来，清风楼被无数人怀念咏叹，不仅在于其历史价值，更在于对清风品格的景仰和推崇。

眼前这座清风楼建于上世纪90年代，是沧州段大运河畔标志性的建筑，每到夜晚，清风楼灯火辉煌，河中的倒影似真似幻，两者交相辉映，堪称运河沧州市区段最具特色的美景。

二

我们打起雨伞，继续前行，走了不远，来到了一处临近河边的老宅院。这套宅院1933年由富商吕青山所建，因此被称作吕宅。1938年日军攻占沧州，吕宅被日军侵占，作为伪合作社办公地。1947年沧州解放后，成为军用粮库，解放军南下时作为临时指挥所，2009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从外面看，吕宅青砖灰瓦、高墙深院，虽然年代久远，仍难掩富贵气质。然而走进院子，才发现里面早已破败不堪，正房的玻璃没几块完整，精致的廊柱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，院子里杂草丛生，雕花的地砖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，在雨水的冲刷下，更显得凄风而脆弱，让人担心一场暴雨、一阵狂风就能让整栋宅子彻底坍塌。这样一处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，再不进行彻底的修缮，只怕就真的来不及了。

自吕宅东行，过了广场街，具有浓郁民国风格的正泰茶庄映入眼帘。与年久失修的吕宅相比，正泰茶庄的面貌近乎完美。茶庄包括前后两栋二层楼房，最亮眼的是前楼门脸上方的“松萝”“珠兰”“红梅”和“正泰茶庄”10个砖雕大字，字体古朴厚重不失灵秀，为沧州籍知名书法家朱佩兰所书。正泰茶庄建于1914年，是天津正兴德茶庄的分号，所用茶叶都是从天津发来，年销量多达数十万公斤。2008年，政府对正泰茶庄进行了重修，重修时按照街区规划，整体向北进行了小幅度平移，完全保留了原始风貌，让百年老茶庄再一次焕发了新的生机。

正泰茶庄向东，紧挨着的就是沧州古城的地标建筑——文庙。文庙始建于明初（1368年），是州治迁到长芦后最早建造的建筑之一，比沧州城的兴建还要早。数百年来，历经20余次增建、修葺，1956年，有关部门将大成殿改为图书馆，前殿、中院两配厅改为文化馆；1984年，文化馆更名为群艺馆；再后来，文庙废置多年。2009年，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庙复建工程启动。2012年7月，新文庙落成。复建时大量采用了原有的梁架及木料，主要建筑基本恢复了明清时的原貌。牛毛细雨飘洒落下，红的墙、青的瓦、汉白玉的栏杆和雕像色泽愈发鲜明，雨水顺着屋顶飞檐整齐地滴下来，形成一片晶莹的珠帘，这是传统建筑独有的雨景。

一座“幞头城”，沧桑六百年。古老的城池早已湮灭无踪，而这些残存的遗迹，却在雨水冲刷下再次焕发了生机。我们站在文庙“沧海文明”牌坊前，看早起上班的人群顶风冒雨、来去匆匆，不禁感叹，芸芸众生都是时光的过客，只有身旁的古建筑，在风风雨雨中看遍了狮城的过往，更将在无数次日月轮回中，见证狮城的未来。

三

离开文庙，我们向西前行，解放桥对岸的清风楼在雨雾中渐渐浮现出

来，绵绵细雨抚摸着金色的琉璃瓦，给清风楼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，宛如一位待嫁的新娘。远远望去，四周的现代建筑再怎么高大华丽，都只是虚化的背景，只有古色古香的清风楼，恰似画龙点睛，点出了运河的神韵。

清风楼是整个市区历史最悠久的建筑。据嘉靖《河间府志》记载：“清风楼在沧州公馆内，相传建于晋永康中，元萨天锡元统录囚至沧州，清风楼题诗云，‘晋代繁华地，如今有此楼。暮云连海岱，明月满沧州。归鸟如云过，飞星拂瓦流。城南秋欲尽，寂寞采莲舟。’”清风楼毁于何时已不可考，只在古人的诗句中残留着蛛丝马迹。明崇祯年间诗人吴本泰写诗：“清风至今在，欲上清风楼”（《次韵萨天锡题清风楼》），说明清风楼在明末尚存；清雍正年间诗人贾继曾有“晋代遗迹踪，清风尚莫休”“芳踪今已矣，千载緬高楼”（《清风楼怀古诗二首》）等句，可见雍正年间，清风楼已经消失。千百年来，清风楼被无数人怀念咏叹，不仅在于其历史价值，更在于对清风品格的景仰和推崇。

眼前这座清风楼建于上世纪90年代，是沧州段大运河畔标志性的建筑，每到夜晚，清风楼灯火辉煌，河中的倒影似真似幻，两者交相辉映，堪称运河沧州市区段最具特色的美景。

沿着运河东岸南行不远，我们到达了朗吟楼、南川楼遗址，两座楼早已不存，只留下传说供后人遐想。

朗吟楼得名于一段离奇的神话故事。相传吕洞宾江斩蛟龙，岳阳跨鹤，从洞庭飞到沧州，留下了“三人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湖”的诗句，“朗吟”二字从此得来。乾隆《沧州志》记载：“朗吟楼，在南关卫河之浒。夏月，郡人多游息于此。又有岳岳阳间，距楼丈余，康熙四十年建，上有复道，通于楼。因阁有武侯像，亦名武侯阁”。风雅之士路过此地，纷纷驻足吟咏。乾隆皇帝曾先后两次登楼题诗，朗吟楼一时声名鹊起，文人骚客云集，留下了大量诗作，其中翘楚当属傅王灿《登朗吟楼》，诗曰：“无边春水向东流，飘洒微风吹上楼。一带烟云接两岸，欲过荡荡泛芦舟”。

相比之下，南川楼的历史则要接地气得多。据隆庆《长芦盐法志》记载，南川楼于嘉靖十二年七月建成。面阔三间，左右两厢，共六间，楼高十丈，隶属于长芦盐使司，楼上匾额题写着“南川胜览”4个大字。南川楼本是为登高远眺而建，后来却以酿酒闻名。民国《沧县志》记载：“南川地通暗泉，泉甘而水深，昔郡人岁取用以造酒，酒佳甚，所称沧酒，即此水所造也。”纪晓岚更有诗赞道：“沧州亦有姑姑酒，南川楼下临盘涡。心泉水清冷味，小槽滴滴浮黄鹑。”可见南川楼前的河水是酿造沧酒的关键。

不远处的河边，几位垂钓者聚精会神盯着鱼漂，全身被雨打湿也毫不在意。我凑近一看，巴掌大的鲫鱼、草鱼已经装了小半桶，钓友告诉我，现在的河鱼青背白鳞、肉质细腻，这是水质变好的结果。我不禁感慨，河水改善到今天的程度已经值得欣慰，相信总有一天，能够恢复到南川楼酿酒时的纯净和甘甜。

凡古代名楼，逢乱世而建，遭乱世而毁，纵观千载史册，清风、朗吟、南川三座古楼共存于世的年代，竟然从未有过。可喜的是，南川楼、朗吟楼复建工程正在加速推进，施工现场塔吊高耸、机器轰鸣，绿色防护网遮挡的楼体已经显现出挺拔的身姿，只待封顶竣工，将传说中的绝代风华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。三座名楼即将并立于运河之畔，让狮城运河景观呈现出独有的历史文化底蕴，这不仅当世的盛景，更弥补了历史的缺憾。

雨越下越密，河面上的涟漪蔓延成细密的波纹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我们踩着湿漉漉的路面继续前行，想象着朗吟、南川两座名楼建成后的景色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

四

“夜半不知行远近，一船明月过沧州。”（清·孙谭《夜过沧州》）这句诗的意思是船到半夜不知走了多远，实际上还在沧州，形容沧州段运河路程漫长。沧州段运河最大的特点是弯多，215公里的河道有200多个弯。之所以这样设计，一是为了降低水位，减少汛期水患；二是为了减慢流速，



便于船只靠岸停泊，所以有“三弯抵一闸”的说法。自朗吟楼、南川楼遗址南行，前方是3个连续的河弯，每个弯都超过180度，显得尤其特别。根据词典解释，迂回曲折的河段称作“河曲”，这段独特的河道位于沧州，因此自古有“沧曲”之称。

弯弯曲曲的河道成就了发达的漕运，也创造了一片片被运河环绕的风水宝地，吸引了历代官宦名流、富贾豪绅建园定居。运河两岸有很多地方以“花园”命名，市区段从北到南分别有东花园、西花园、孟家园、佟家花园、肖家园，起初多为私家园林，后来逐渐成为村庄。如今，这些花园旧貌不存，但残留的些许痕迹，仍能唤起人们的回忆。

沿河继续南行，河对岸被称作“几”字弯，弯内的城中村已经完成了征拆，现在是一片繁忙的建筑工地。“几”字弯内曾经坐落着沧州最著名的书院——沧曲书舍。据记载，沧曲书舍本为郡绅张延绪别墅，雍正三年改为书舍，建讲堂三座，学舍五十余间，筑山凿池，种花植树，景色堪比园林。李之峰、左方焘等学者曾在书院讲学，成就者众多，乾隆《沧州志》记载：“雍正丙午、乙酉两科赴省考中式十有五人，时称极盛。”时人称其“接踵鹤湖，媲美鹿洞”，可见当年名气之盛。

向南走到黄河路附近，清晨渐渐变亮的天色又暗了下来，天上的云层越来越厚，小雨即将变成大雨。我们加快脚步，走到了第二个河弯，里面正是有名的佟家花园村。整个村被运河三面环绕，形似半岛，只在东侧与陆地相通。该村相传为清初一佟姓国舅所建，自古以花卉闻名。民国《沧县志》记载：“城南里许有村曰佟家花园，地临河曲，村民数十户均以艺花为业。二百亩间，碧竹千竿，名花满墀，严冬雪降，而暖窖唐花芳菲，亦觉可赏。是以雅人淑秀，四时游履相错也。秋末菊有佳色，来者益盛，可称沧曲公园。”纪晓岚在《槐西杂志》中写到：“沧州佟氏园，未废前，三面环水，林木翳如，游赏者恒借以宴会。”当年盛景可见一斑。

与佟家花园隔河相望的便是第三个河弯，昔日荒凉的河滩经过升级改造，变成了一片草木葱茏的赏景佳地，称作大运河生态展示区。行至此处，随着一阵雷声滚过，豆大的雨点铺天盖地倾泻下来，雨水打在草地上，溅起一层潮湿的雾气，打在河面上，发出隆隆的声响，仿佛数百年前运河鼎盛时的滚滚涛声。运河上的雨声年年如旧，岸边听雨的人却随着时间的流淌，代代更新。

五

短短十几分钟的强降雨，地面上的雨水积成了洼，又连成了片，深的地方已经没了脚踝。我们卷起裤腿一路小跑，来到黄河路运河桥头一处凉亭里避雨。站在凉亭里向北眺望，“几”字弯内的张家坟村，得名于明代南京户部尚书张缙。张缙原籍山西，曾任沧州知州，期间执政有方，深得民望，“州人爱戴之，有廉明仁恕之称。”多年之后，当遭到太监刘瑾迫害的张缙再次路过时，被知恩图报的沧州人永远地留了下来，“过沧，沧人留之，乃家于沧。”出人意料的是，张缙并没有过上不问世事的闲居生活，而是和沧州城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明代雷齐《国朝列卿纪》记载：“辛未，刘齐二贼掠畿甸，沧被围七日，城中士民欲许贼和以缓祸。来即缙谋，缙曰，许之和是降贼矣。降于法何如？吾家三十口誓不能降贼而生也！众义之，相与婴城固守，勇百倍于初。贼势挫，其围遂解。”

一座城挽留了一个人，一个人挽救了一座城，是偶然，还是因果？没人说得清，但张缙得到了沧州人永远的缅怀。“几”字弯内正在新建一处名为“缙园”的景观，正是为纪念张缙

所建。

在亭中向南望去，不远处是一座碑亭，亭中立着明朝大臣强珍的墓碑。强珍在明朝成化年间任御史，以性格刚正、为政严明著称，时任内阁首辅李东阳称赞他“视险若夷，不失其驰”；时人柳瑛编纂《中都志》时，把他列入《名宦》卷中，谓其“清风高节，充塞宇内”。然而，刚直不阿的性格终于为他带来了灾祸，碑文记载“权阉汪直擅政，无敢论者，公心忧社稷，忠鲠不挠，独上其罪，被下诏狱，挺辱备至，后滴戍辽东。”漫天风雨中，碑亭兀自屹立，犹如强珍威武不屈的身影。坚贞似铁的灵魂得不到君王的赏识，却化为一种精神力量，得到后人永远的崇敬。

初夏的雷雨来得快，散得也快，没过多久，雨势渐渐变小，我们继续出发。

经过海河路，我们到达了刘辛庄村，这里是明朝名将刘焘的故乡，他一生驰骋疆场，战功赫赫，尤其是在东南抗倭战场上屡建奇功，还亲手带出了戚继光等优秀将领。史书用寥寥数笔描绘了刘焘冲锋陷阵的英姿：“陈东复招倭首迷里只麻两翼夹攻，焘亲射，只麻死”“督臣促追剿，焘昼夜抵上海，复败贼于黄浦港……”时人写诗赞扬刘焘的风采：“五石强孤信手开，翻身上马万人摧。甘如细雨三春霈，壮似惊涛八月来。”刘焘的一生是拼搏的一生、奋战的一生，南倭北虏，嘉靖朝的战事一场也没有落下，一次次临危受命，一次次化险为夷，却因生性耿直，不阿权贵，一次次遭遇到弹劾，始终难得重用。刘焘晚年隐居于运河之畔，日常吟诗作词、携酒游园，最终以87岁高龄寿终正寝。皇帝将“竭忠”二字作为刘焘的谥号，算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诠释。

继续南行，过了九河西路，我们来到了王希鲁村，这里坐落着明代兵部尚书马昂的墓葬，此公声名显赫、权倾一时，在运河市区段历史人物中无人可及。史载马昂在监察、边防、平叛、漕运等方面多有建树，因此屡获升迁，“天顺二年，升兵部尚书”，天顺五年，平定太监曹吉祥父子叛乱，“曹钦反，公与钲讨之，钦伏诛”，从此备受皇帝宠信，大量沧州籍官员在其提携下飞黄腾达。乾隆《沧州志》记载：“其时家宰则王忠肃公翱，司马则马恭襄昂，实司用人之柄，凡文武百职之予夺进退，必如二公面相咨度，至再四商榷而后行，恭襄固沧州，忠肃籍盐山，亦沧属也……（沧州）宦业可谓极盛。”

马昂墓葬规格甚高，原有面积约40亩，地表设有石碑坊、神道、石像生，十分庄严肃派，可惜后来遭到破坏。直到2015年，有市民无意中发现了墓痕和石碑，马昂墓这才重见天日。我们本想借此机会前去探访，却得知墓葬已经被文物部门保护起来，因此无缘得见，不得不说是一个小小小的遗憾。

运河是英雄的摇篮，也是英雄的归宿。沿着河岸行走，仿佛与古人对话、与先贤神交。前人沿河怀古之时，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吧？想到这里，脚下更充满了力量。

六

继续南行，我们逐渐离开了繁华的市区，再次进入广袤的郊野，成熟的麦田尚未收割，像一块块巨大的金色地毯，远方连片满眼望不到边。郊野风景开阔，显得路程格外地漫长。雨势渐渐变小，我们索性收起雨伞，快步前进。雨水打在身上凉丝丝的，但我的身体里仿佛涌流着一股热气，四肢百骸说不出的舒畅。

经过四个半小时的长途跋涉，行程近30公里，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终点——捷地减河。

大运河不是一条单独的河道，而是由主河道和众多支流构成的庞大水

系。与普通河流水系不同的是，运河上有众多人工挖掘的分洪河道，称作减河。一条条减河大大拓展了运河流域的范围，从而滋养了更多的人民。1891年淮军周盛传部在青县兴修的马厂减河，把4万多公顷盐碱地变成了肥沃农田，小站因而成为著名的稻米产地；明代开挖的兴济减河，民间俗称“娘娘河”，虽然早已废弃，但河滩的沙土地孕育了聚馆冬枣、娘娘河红薯等优质农产品，两岸百姓至今受益。相比起来，我们即将到达的捷地减河在历史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。

在水利方面，捷地减河与运河交汇处设有分洪闸，是南运河重要的泄洪通道。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实施后，又担负起了输水功能，把甘甜的黄河水、长江水输送到运河以东地区。

在运输方面，捷地减河长约83公里，在歧口入渤海，一直是连接运河与渤海的最便捷通道，长芦海盐向西运往沧州转运；南方的粮食向东运往海边，再经海路运往东北关外。

在军事方面，捷地减河是对外运兵的通道，同时也受到侵略者的覬覦。万历年间，日本侵略朝鲜，明朝出兵支援，大量军队经捷地减河从歧口出海抵达朝鲜。1858年英法联军1900年八国联军军舰多次在捷地减河入海口附近出没，当地军民依靠炮台英勇抵抗，最终击退了侵略者，可见捷地减河的战略意义。

在民生方面，“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”，一条减河养活了无数百姓。农民靠减河水灌溉农田；海堡渔民从辽东半岛倒运日货，再沿河运到内地贩卖；盐船、货船逆流而上，又为拉纤的船工提供了谋生的机会，粗犷有力的号子一直流传到今天：“大运河上弯连弯，哎哟嗨，九曲回转过前赶，哎哟嗨，一声号子我一身汗，哎哟嗨，一声号子一身胆……”

捷地减河分洪闸北侧有一块著名的乾隆御碑。乾隆皇帝东巡时，在此下船视察，决定改闸为坝，并题写七言诗一首，数年后再次经过时，见到新建的堤坝发挥了作用，又欣然题写五言诗一首。当地官员遂建成了一座3米多高的石碑，把两首诗分别刻在了正反两面。

阳面七言诗文字：
泄涨图为坝芥园，近城揖盗虑开门。上游拟减淤则立，众议仍资周度爰。具曰予圣予艺敢，亦因其势其弗援。年来清口颇收效，例此吾惟慎本根。

定捷地兴济二闸为减水坝因罢芥园减水坝工，诗以志事。

乾隆辛卯季春月下游御笔。

阴面五言诗文字：

置闸缘蓄流，设坝因减水。用虽曰殊，同为漕运起。弱则蓄使壮，盛以减其驶。操纵固由人，而要在明理。易其闸为坝，实自辛卯始。忆从河决北，几致运废矣。忆之河流微，迎运建冬底。漕川常不满，那更言及此。竭力督饬之，昨秋复旧美。驻舟兹一观，坝下凝波瀾。是亦见一微，事在人人为。

阅捷地减水坝作。乾隆庚戌孟夏月上游御笔。

御碑上的字迹早已模糊，但诗末尾的“事在人人为”4个字却被广为传颂，成为对运河人民奋斗精神的权威注解。现在的御碑周围已经建成了御碑苑景区，其中完整保存了古分洪闸等水利设施，同时收录了大量书法碑刻作品，水利与人文完美融合，散发出独有的韵味。

雨水慢慢停止，天空渐渐放晴，一道阳光当空射下，河水、田野、树木，还有河边的人们瞬间绽放出明亮的光彩。大运河是河，也是路，粼粼波光中沉淀着无数前人的足迹，沿着河岸行走，我们就能知道狮城从何处来，又将往何处去。沿着河道眺望，河水蜿蜒流淌，仿佛永远没有尽头，那里将是我们下次前行的方向……